

锁王

SUO WANG

柯天国 著



• 八桂作家丛书 •

锁 王

柯天国 著

漓江出版社

锁 王
柯天国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9 插页2 字数186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,450 册

书号: 10256·144 定价: 1.65 元

扬起生活的风帆前进

我从来没有给人写过序，也不懂此类文章有什么规格？出版社和柯天国同志一再叫我写几句，盛情难却，我只好写些看法，不成其为序，算个读后感吧。

摆在我面前的这十八万字小说，是出身工人的青年作家柯天国同志的心血结晶，是他这十多年来在文学道路上留下的足迹。它有些什么特点呢？一个突出的感觉是：有股浓郁的生活气息向你扑面而来，使你感到，这是一个生活的热心人，在叩响你的心扉！

大约是十年前吧，我从“五·七”干校回《广西文艺》工作。在一次作者改稿学习班上，认识了柯天国。他交给了我一篇小说叫《把关姑娘》，我看完后觉得这是一篇来自生活之作，但写得比较稚嫩，立意和人物都较粗浅，基本上还是照搬生活。我向他建议：不要写得那么实，能否把它拉出工厂外来写？质量检验员把关，不要仅局限在车间和工厂里把，应该到柜台上、到顾客心坎里去把。这样，场面宽广了，可能更好用笔，同时也升华了主题。他说行，明天给你。事后我有点后悔，不该这样去苛求一位青年作者。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方面的生活？如果没有，逼得他去胡编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

没想到过了一宿，他真的改出来了。场景广阔了，主题深化了。尽管现在读起来感到还有点概念的痕迹，但在“四人帮”谬论横行的当时，能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情趣，也很难得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一名锅修工，多年来一直~~并~~在生活激流之中，是有感而发的。自此可见，作者只要有生活，不管别人提什么意见，也难不了他，改起来都能应付自如；如果生活底子薄，改起来必然是忙于堵漏洞，捉襟见肘，或者只有概念的演绎。这是柯天国给我的最初印象。

经过这十多年的接触后，我发现柯天国有一个突出的优点，他是一个生活的热心人。他“爱管闲事”，乐于助人，爱为人排忧解难；他交际广，不管上下左右，“三教九流”，他都有朋友。他对我们的新生活，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我觉得，一个对生活淡漠的人，是当不了作家的，起码也不是个好作家。一个作家，首先要热爱生活，然后才是观察和分析生活，最后才谈得上反映生活、描写生活。柯天国是深知此理的，因此，他把创作之根深深扎在生活土壤之中，所以他才能够较及时地捕捉到生活中艺术之光，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来。如近年来，写待业青年题材的小说曾风行一时，柯天国也写了不少这类小说。可是他笔下的人物，多是社会上的失足青年，或者被人耻笑为“流氓”、“散仔”的人。这的确是另辟蹊径。为了写好这些被社会“遗弃”的小人物，柯天国花了不少的心血！他用了一段较长的时间“深入虎穴”，才得“其子”的。他和这些人交朋友，帮助他们谋生，分担他们的喜和忧，探索他们的苦恼和追求，从

生活到心灵，他都和他们混熟了，然后才下笔。因而才写出了如《狗肉香喷喷》、《戴在胸前的红布条》、《垃圾该怎么办》、《锁王》等这样一批别具特色的作品来。

有人常抱怨，我也在生活激流之中，为什么写不好？在生活之中不一定就能写出好文章。这要看你对生活热不热爱？是不是用作家的眼睛和思维去观察生活？有没有一个作家对生活那种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发现？而柯天国就有他自己的独特感受，所以才能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作品来。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可以说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。柯天国把自己的创作扎根于生活土壤之中，这条路子是对的，是一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之路。

当然，柯天国也有他的不足之处。有人说他的作品粗了些。这要作具体的分析，个别篇章是有这个缺憾。如《诱人的鱼餐馆》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开鱼餐馆，要和打鱼的渔家联合起来，搞一条龙。这是当前经济改革发展的新方向。农工商一体化嘛。写好了是很有意思的。可惜的是，作品刚刚触及了一下这个矛盾，就草草收场了；而且又把它解决得比较顺利和容易，这样，就影响了作品的深度。所谓粗，恐怕就是指主题开掘不够深、人物刻画不够细而言吧！但可喜的是，近年来柯天国在这些方面，作了不少努力，也有了较大的进步。我们相信他会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成熟的。

扬起生活的风帆前进吧，大地从来不会辜负辛勤的耕耘者，艺术的高峰从来不会谢绝勇士去攀登。衷心地祝愿柯天

国同志在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里，采撷出更多更艳丽的鲜花来！

武剑青

一九八四年深秋于南宁。

目 录

扬起生活的风帆前进(序).....	武剑青(1)
锁 王(中篇小说).....	(1)
双龙飞腾记.....	(41)
狗肉香喷喷.....	(58)
戴在胸前的红布条.....	(78)
四毛开摊.....	(89)
垃圾该怎么办?.....	(100)
诱人的鱼餐馆(中篇小说).....	(117)
把关姑娘.....	(159)
山大王当“官”记.....	(172)
刘老忠离休.....	(188)
红花没有凋谢.....	(200)
新婚夫妇.....	(218)
大脚妹小传.....	(229)
郑大个的喜悦.....	(247)
蛇王和他的徒弟.....	(259)
祖国,放心吧.....	(273)

锁 王

一

锁王不姓锁，他姓王，名锁。不过，人们都把他的姓名反转来叫，唤作锁王。

“瓜菜代”那年，锁王呱呱落地。在他之前，家中已有两个姐姐，他是满仔，爹娘乐得自然合不拢嘴。那个干了大半辈子修锁的爹，给他取名王锁。

这锁王是个“锁命”，从小就爱玩锁。这也难怪，家里墙上挂的是锁，桌上、椅下也是锁。玩锁多了，就缠着他爹，直嚷嚷“开锁、开锁。”他爹也依着他，常常把修好的弹子锁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一关一开，当玩具儿让他玩耍，逗他快乐。这么天长日久，这锁王玩锁玩上了瘾，上学堂书没读好，却学到一手修锁配钥匙的技术，有时，还帮他爹敲敲打打的。

如果说，锁王跟爹专心学手艺，倒也不是件坏事，直到事过多年之后，他爹才痛苦地懊悔，不该教锁儿学修锁！

那年，锁王进了中学，正遇上学校三头两日要去“学工”、“学农”、“学军”，锁王哪有心思去学？溜回家跟

爹学修锁。空闲时，又跟着本街一些同龄的浪荡少年东游西窜，偶尔，还跟着他们“打AK”，赌点“小数”。久而久之，锁王除了有“锁瘾”，又增加了一个“牌瘾”。不同牌友来几盘AK，夜晚就睡不着觉。渐渐地“牌瘾”越来越大，赌注的钱数也不断增加，手气好，一天也捞得个二、三十块。但是，赌场上哪有常胜将军的？有一阵接连几天，那锁王屡屡“跌摊”，最后口袋里一枚硬币都输个精光。锁王心里不服，便画押签字，又去搏了几盘，哪知，又盘盘惨败，可怜锁王仅几天功夫就欠债二百。

这一下，锁王这才事感不妙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更不敢向爹娘透露。有一天，几个牌友把他引出屋外，以拳头相对，限他三天内还清所欠赌债，威吓说如到期不还，请他“吃”一顿拳头。锁王吓出了一头冷汗。

两天已过，锁王望着摆在堂屋的工具出了神，猛地，王具台一把用自行车钢线做的“万能钥匙”映入眼帘。他看着看着，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，于是走上几步，狠狠地把“万能钥匙”抓在手里，他横下心来了！

就在这天下午，锁王用这把“万能钥匙”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分别开了三户住家的门锁，得款一百五十二元、粮票二百八十六斤。钱粮到手，他一口气赶到“老窝”，把钞票、粮票往桌上一摆：“欠你们的钱我还了，只差二十块，用二百斤粮票替了！”他盯着那堆冒着危险弄来的票子，眼看就要归他人所有，一种报复的念头蓦地萌生：“再画次押，来几盘！”

这是一条罪恶的路，锁王一步一步地滑下去，不能自制

了。

一次，当他的“万能钥匙”刚刚插进一家房屋的门锁时，一双铁钳大手猛地把他抓住了，他第一次跨进了派出所的大门。

“天哪！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孽种呀！”派出所来了通知，锁王娘哭了起来。怨谁呢？她把所有的怨愤一古脑儿地朝锁王爹身上发泄：“就是你害了他！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教他修锁！”憨厚的锁王爹无言以对。他悔恨自己，是呀，要是不让儿子精通锁的奥秘，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气得他直捶胸口。派出所的管段民警马云涛念锁王初犯，且认罪态度好，拘留了半个月，教育了一番，令他如数赔退钱款、粮票之后，就把他放了回来。当娘的拉着他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：“你干出这丢人的事来，我脸往哪里放！你这孽种呀！”当爹的也气得嘴唇直哆嗦：“我修了一世的锁，没做过半点亏心事，到了你的手上，我们清白家风全给你败坏了！”

锁王娘要实现当初自己的诺言，她定了约法三章，要把儿子锁住。锁王也的确给“锁”住了一些日子。但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又经不起赌场上的诱惑，悄悄地又溜到了“老窝”。

锁王娘无法锁住他，他却屡屡去开人家的锁，不久，公安局却把他“锁”起来了。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

二

在一个远离都市的山窝里，锁王度过了漫长的二千一百

九十天。今天，他终于又回来了。锁王爹快步赶出来看，啊，是他！六年不见，他长高了，长胖了，那圆呼呼的脸庞一片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，象是一块剥了皮的白萝卜。

“爹！娘！”锁王望着他们，低头惭愧地唤了声。

“你……你总算回来了！”锁王娘两眼泪汪汪，一把拉过锁王的手，“走，快进屋。”

锁王抬头一看，门槛处放着一盆火旺旺的炭火，他不禁愣住了：“娘，这是……”

锁王娘忙说：“知道你今天要回来，我早准备的。这盆火，是‘神’火，你从火盆上跨过去，便能去邪驱魔，保你一世平安无事。快，跨过去！”

锁王知道娘一向信神拜鬼的，他苦笑了笑，只好依着娘的意思，一步跨过了火盆。锁王娘这才心满意足地忙着为儿子张罗饭菜。

入夜，锁王同他爹面对面地坐在堂屋里，锁王爹勉励道：“阿锁，你回来了，那就好了。过去的事让它过去算了，今后的日子还长哩！”

“爹，这我知道。”锁王感慨地说，“大姐、二姐都出嫁了，这个家我会支撑起来的。我打算找份工作做。”

“工作？”锁王爹摇了摇头，没有再往下说。

这天晚上，锁王家来了一位稀客，他是本街的宋大炮。这宋大炮平素同锁王一向没有交往，六〇年市场开放，他从厂里溜出来做生意，混了几年。前年恢复了个体户，他又活跃了起来，在中山二路开了间小百货摊。

今晚宋大炮突然登门来访，锁王爹娘十分诧异。不等他

们开口，宋大炮朗声说道：

“恭喜你阿锁平安回家呀！”

锁王爹苦笑道：“唉，劳改回来，恭什么喜哟！”

宋大炮把头偏向锁王，关切地问他：“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？”

锁王道：“想找点活干。”

宋大炮笑了笑，说：“锁王，我们是本街乡亲，你有困难，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我给你找个生活路子，你愿做什么？”

“当然愿做呀！”锁王说。

宋大炮点燃了一支烟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最近从上海进来了一批简装‘珍珠霜’，质高价廉，是宗抢手货，你要是愿意，我让一批货给你去推销，找碗饭吃。”

锁王略思片刻，道：“好，我做！”

宋大炮又说：“锁王，我当你是自己人，这‘珍珠霜’一包进价一角五分，售价二角，你卖一包得四分，我只赚一分。”

宋大炮话语恳切，锁王一阵感动，忙不迭声地说：“那就太感谢你了！”

锁王爹这时忙插上话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老宋，这做生意的事可是合法的吧？”

“嗨呀，你不出门不知天下事！”宋大炮说道，“如今做生意是合理合法，我是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，有事我顶着！”

锁王见宋大炮如此豁达大度，于是，他对爹说：“爹，

我能坐在家里吃闲饭？这卖珍珠霜的事我干了！”

宋大炮头一昂，说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，明天我就发货！”

三

离闹市区不远处，有一条龙家巷，开放市场后，地摊棚架，沿着小巷的两侧一字排开，那五颜六色的塑料棚顶，把偌大的小巷给覆盖了，这里热闹非常。

锁王提着一个旅行包，穿过人群，来到了小巷中间的空档，然后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块蓝色塑料布，往地上一铺，又从包里拿出一张写好字的纸，压在塑料布上。那纸上写着“最新上海产品——简装凤凰珍珠霜”。下面还有八个大字：“价廉物美，欲购从速”。这不是锁王的手迹，一切都是宋大炮准备妥当。

当下，锁王摆好摊，把那用塑料袋密封的珍珠霜倒在摊布上，便老实巴巴地站在那里。良久，竟无人问津，锁王急了，猛地想起宋大炮的指点，便一扯嗓门，高声吆喝起来：

“来呀！上海新产品，简装珍珠霜，最佳护肤品，能预防你皮肤衰老，能使你皮肤柔嫩洁白、滋润光滑。两毛一袋，货真价实！来呀——”

他这一叫唤，果然显灵，一些来往行人也都身不由己，循声而至，一时间，摊布前挤满了不少围观者。突然，他发现一个穿戴漂亮的女青年，急匆匆跑来，高声大喊地问道：

“喂，珍珠霜多少钱一袋？”

锁王道：“两毛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女青年叫的更响了，“要得呀！一袋才两毛，比公家的便宜多了！给我五袋！”说着，给锁王递去一块钱。同时，又乐滋滋地说：“这种珍珠霜我用过，质量好咧！”她这话象是对锁王说，又象是对四周的围观者说。锁王得到捧场，摊面的气氛顿时活跃了。

女青年带了头，那些围观者连锁反应，纷纷掏口袋摸钱。于是，你来一包，我来两袋，把个锁王忙得应接不暇。

入夜，锁王来到宋大炮的家。不等锁王开腔，那宋大炮一见面，就笑盈盈地说：“锁王，恭喜你首战告捷，马到成功！”

锁王诧异道：“你消息那么灵通？”

“嘿嘿，你后脚一离开龙家巷，就有人来给我送情报。”宋大炮洋洋自得道，“锁王，搞我们这一行的，信息情报至关重要，不是我吹牛放炮，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，什么苏联克格勃，把他们吹得那么神？敢同我老宋比么？”宋大炮放了一下响炮！

锁王拿出钱同宋大炮结账。这时，门口外传来一阵少女的嘻笑声，宋大炮捅捅锁王：“你看，谁来了？”

锁王回头一看，朝他们走来的正是白天两次光顾地摊的那个姑娘。

“是你？”锁王怔住了，继而又问宋大炮，“她是谁？”

宋大炮说：“她是‘媒子’。”

“噢，她是你妹子？”锁王问道。

宋大炮说：“什么妹子，我说是‘媒子’，媒婆的‘媒’，儿子的‘子’，懂吗？”

当下，锁王明白了白天那场戏的真相，不由得赞赏道：“老宋，你这一着真灵呀！你为何不预先告诉我‘媒子’出面拉货呢？”

宋大炮只是诡秘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四

这些天来，锁王自感到生活有了奔头，人也变得有精神了。每天，他遵照宋大炮的吩咐，变换不同的销售点，同“媒子”默契合作，拚命兜售那两毛一袋的珍珠霜。

这天晚上，锁王又到宋大炮家结账。宋大炮问他：

“锁王，你想不想出差？”

“出差？”好新鲜！锁王差点笑出声来，“我这个帮打短工的角色，出什么差嘛！”

宋大炮落落大方地说：“我派你出差。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锁王怔住了。

宋大炮“嘿嘿”笑了笑，便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锁王，本城热闹的地方你都快跑完了，若是长此下去，你手上的东西就不再新鲜了。所以，只有杀出外地去。”

锁王领悟了宋大炮的意思，说：“好，到什么地方？”

宋大炮道：“明天你最后卖一次，出差的事听我安排。”

一早，锁王提着旅行袋来到东大门圩亭。他选好地点，铺开地摊，扯开嗓门，一个劲地叫唤起来。那“媒子”尾随而来，依样前后演了三场“广告戏”，生意也还兴隆。

珍珠霜还剩下十袋，锁王巴不得快快卖完，好回去收拾

衣服，坐火车、闯世界。锁王的心早已飞走了。

“同志！”锁王正想入非非，突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到摊前。锁王抬头一看，男者近五十，女者二十，跟他说话的是女的：“你的营业执照呢？请拿出来我们看看。”

“营业执照？”锁王搔搔头，说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”男的脸孔一板，“没有执照，你怎么随便摆摊？”

锁王经这一问，心里不禁“格登”一下。他忽然想起宋大炮，马上补充说：“执照我有，放在家里，不远，也是这个辖区的。”

女的从摊上拿起一袋珍珠霜，左瞧右看，锁王见状，又急忙说：“我是有执照的，不信，你们跟我去看。”

那女的同男的交换了眼色，便对锁王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把摊子收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到工商所去。”

锁王望着那尚存的十袋珍珠霜，心里有些惋惜，只好把摊收了。

这两个人，男的叫张英荣，东城区工商所所长；女的叫韦洁，是东城区工商所的管理干部。今天，他俩到管辖的圩亭例行公事，正好在此地碰上了锁王。

锁王被领到了一间办公室。

韦洁叫锁王坐下，对他说：“请你再给一袋珍珠霜我看看。”

“可以。”锁王不加思索，从旅行袋摸出一袋，给韦洁